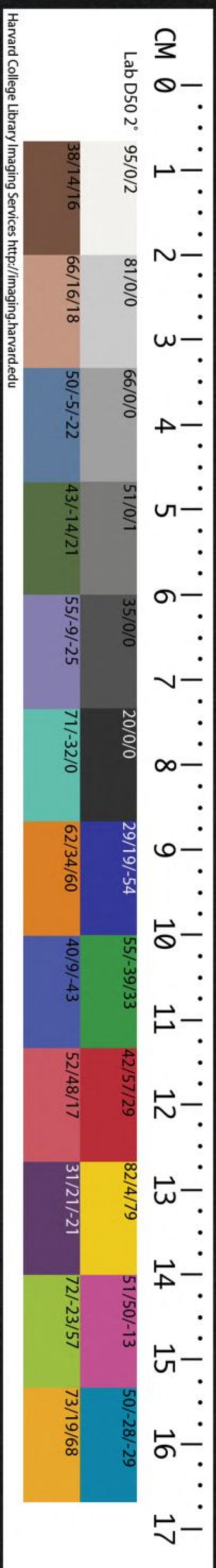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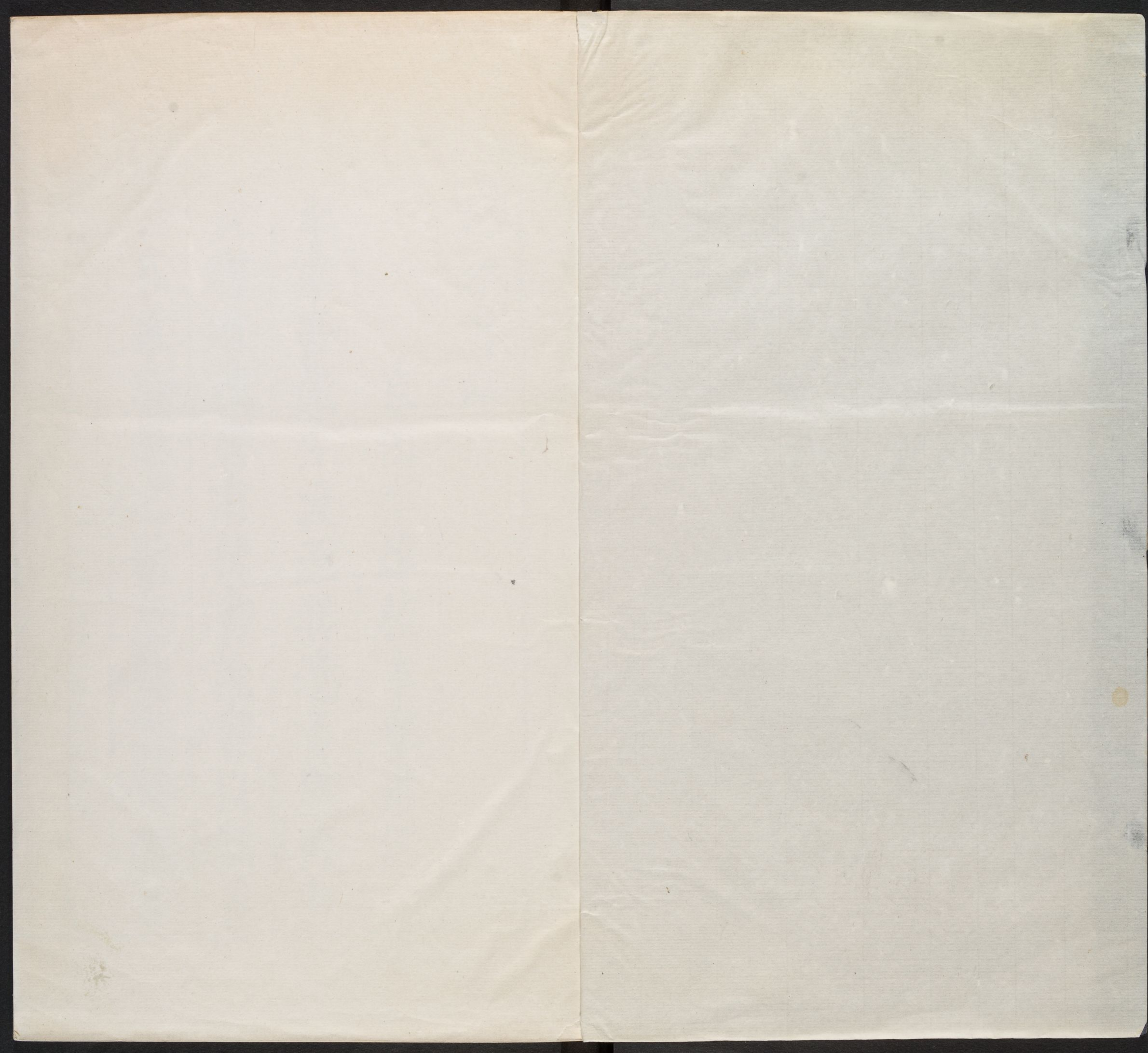


7 2730/4408





李氏遺書序

京山李維楨校本序

李氏遺書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

諸君有或青有或黃者說書以制書

余凡五世遺書之精蓋焚書所棄者

之遺書也

續藏書序

京山李維楨本寧甫撰

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有

說書有藏書有焚書說書以制義

發孔孟曾思之精蘊焚書所雜著

詩文談經評史大義微言藏書始

續藏書卷之五
周末迄胡元筆削諸史斷以已意
今所行續藏書則自明興及慶曆
諸臣列傳也其目有功臣有名臣
功臣有開國有靖難名臣有開國
有遜國有靖難有內閣有勲封有
經濟有清正有理學有忠節有孝

義有文學有郡縣蓋王侯將相士
庶人方外緇黃傭僕妾妓無不載
矣名臣或有功而功臣不必有名
抑或功封而不書或於傳附見
其名或名兩見而從其所重或沒
未久而得傳或負俗之議而爲分

續編書李序
明之秉權衡破拘攣微顯闡幽標
新領異與藏書略同惟一於揚善
不刺惡爲異耳本朝史職廢列
聖實錄於臣下事不詳而野史雜
出韋布之士不盡諳朝章薦紳之
倫不盡負史才信耳者不審于時

勢見小者不關於大體脩詞者不
當於故實甚乃苛責深文恣臆冥
決所好生羽毛所憎成創痛古人
多聞闕疑與人不求備之意泯滅
澌盡矣先生出入三朝勤學好問
博古通今所師友正人君子故其

甄別去取若奇而正若嚴而恕若
踈而覈若朴而藻可謂良史昔者
孔子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
爲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所聞異
詞所傳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史
事則齊桓晉文義則自取先生書

諸臣事雖貴賤不同在一時皆爲
雄伯錄諸家文非金匱石室之藏
則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所因
襲無二諱無三辭儻亦知我罪我
惟春秋之指乎先生嘗以道有升
降政由俗革三王五帝不沿禮樂

續前書 李厚
四
卽孔子之是非尚以爲不宜施之
今日况於他人是書也余謂必合
三書並觀而後得先生之心得其
心恨先生不遇龍門蘭臺時專力
成一代史不得其心遂受禍等于
班馬夫孔子且有罪我况於先生

先生生平與焦太史楊扈爲多而
絕筆趙人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
得之金陵王維儼行之新都江似
孫校之兩君雅意文獻使名山之
副流布人間有功于李先生庶幾
楊子雲之相譚矣



續藏書目次

一卷

小序

開國諸臣緣起

二卷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青田劉文成先生基 附

鐵冠道人張先生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

開國諸臣總叙

開國諸臣本根

子璉

璟

別見遜國名臣

建昌周顛仙先生

義烏王忠文先生禕 附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子與孫

別見遜國名臣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溢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張長年 貝瓊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附

趙奎 王才 魯文質
陳旭 陳友

學士劉公三吾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

靖難名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

見靖難名臣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

靖難名臣

太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

閣輔臣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

內閣輔臣

韓國公李善長

葉伯巨 附

鄭士利

俱別見孝義名臣

三卷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文成劉誠意公 別見名臣

四卷

開國功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郟氏 孫氏 雷老

高陽侯韓成 附 濟陽 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 附 南陽郡侯葉琛 并 張子明

捨命王等其一十四人

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附 李夢庚 王愷 并 孫炎等共二十一人

號國忠烈公俞通海 附 弟通源 通淵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深

宋國公馮勝 潁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鄆國忠順公宋晟

五卷

遜國名臣

遜國名臣記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遜國名臣紀序

齊太

黃子澄

練子寧

附

蕭用道

方孝孺

張昂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璣

余瑱

彭聚

孫大

尚百餘人發憤死不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不知名

王資

崇剛

王彬

係御史

趙諒

宋瑄

係宋晟子

張倫

魯濬

附

馬宣

楊本

倪諒

周拱元

鐵鉉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僉事 宋參軍

黃觀 附

張都統 王太守 王府校等 妻翁夫人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迪 附

蒼頭侯來保 侯太 附 茅卯仔

暴昭

張統

毛太

王純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屋

六卷

遜國名臣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崑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附

盛希年

王良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附

楊璉 房安 呂昇

樓璉

王達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附

楊福

龔太

韓永

陳繼之

戴德彝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冕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附

沈壽康

胡子義

林嘉猷

鄭居貞

七卷

遜國名臣

姚善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陳彥回

王璉

葉惠仲

顏伯璋 附

胡先

兄有為

弟珏

友晏璧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并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

黃謙

松江同知

不知名

盧振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附

伍性原
曾廷瑞

陳應宗
呂賢

林珏

鄒君默

王省

附

子祐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母韓氏
妻范氏

羅義

龔翊

黃文清

附

郎御史給舍
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附

杜晷小賢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附

子豹

王紳 附

子稔

宋懌

八卷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福

少保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

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顥

杜勝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麟 馮貴 侯保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滌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九卷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附

袁珙 顛士 張信 奈亨 李友直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尚書宋公禮 附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許堪 張信 圖 藺芳

河間張忠武王王

東平朱武烈王能

定興張忠烈王輔

鄞國薛忠武公祿

鄖國張襄僖公信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十卷

內閣輔臣

史閣敘述

史閣款語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附

金幼孜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十一卷

內閣輔臣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珏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十二卷

內閣輔臣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費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趙貞吉

十三卷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附

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敏公鏜 附

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潁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十四卷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公壘

錦衣車公斌

總兵楊公銳

咸寧侯仇公鉞

太保梁武莊公震

都督馬公永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同知萬公表

都司戚公景通 附

子少保繼光

十五卷

經濟名臣

太保三忠肅公翱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鑑

尚書郭公璉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十六卷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紱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附

徐廷璋

馬文升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十七卷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珙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 弟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 弟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十八卷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 弟璵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十九卷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佐 附

師達 向珪

都御史軒公輓 附

周新

尚書魏文靖公驥

薛祥 薛遠

都御史魯公穆 附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附 陳祚

祭酒陳公敬宗 附

楊鼎

都御史吳宋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使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附

千戶龔遂榮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二十卷

清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

張繫 子戴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

潘禮 胡拱辰 王琦
李崧 宋裳 孫需

祭酒魯文恪公鐸

陶琰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暘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二十一卷

理學名臣

薛文清公瑄

別見內閣輔臣

聘君吳公與弼

附

陳海雍

陳文恭公獻章

附

陳貞晟

胡居仁

劉閔

莊定山公杲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丁副使公璣

鄒吏目公智

陳御史公茂烈

蔡祭酒公清

王文成公守仁

別見勲封名臣

儲文懿公瓘

二十二卷

理學名臣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枬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附

子璧

林春

董蘿石公澧

附

子穀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忭

楊侍郎公起元

二十三卷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人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達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張翀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二十四卷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附

陳圭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麴公祥

洪公祥

虞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

弟繡

何公倫

崔孝童鑑

二十五卷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環

樂公栢

附

弟棧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利

高公謹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義僕阿寄

義倡邵金寶

二十六卷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濂

別見開國名臣

學士王公禕

別見開國名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曾公棨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束

山人孫公一元

別見理學名臣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叅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二十七卷

郡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鐘 附

蔚能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燦

徐公九經

龐公嵩

續藏書目次 終

續藏書

目次

十一

續藏書卷一

臣李贄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

武末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

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卽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

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

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

溫陵

李載贄

古英

陳仁錫明卿評正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輯著

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歿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死事者之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死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劍之提，伽藍神前一投之卜而已。嗚呼！兵力單弱，子興非夫，眇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

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况正統十年之前，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
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
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
將賈魯死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
入城達少 上一歲 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
早佳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爲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
爲乃白郭南畧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
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
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
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
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

世之盛也
見子姊子
八歲小兒
為大將而
有餘及其
後也建牙
開撫名臣
將將制醜

著而不足
故今之所
急者非邊
事也乃人
才也而充
難子用人
制之人

用與弟國勝率眾歸附。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一見，知其為長者，禮之。合肥人吳復性沉鷲，寡笑言，勇略過人。聞上至，率所部來謁。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上以為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上憐其孤屬，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為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

舍，虹縣胡大海身長，鉄面，勇力過人，來見。上於滁，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鷲，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含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上悉留置麾下。乙未，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因卧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上至，即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為、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

寨自保聞。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款。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眾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眾降。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為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

此等舉動
便非章句
中人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眾保鄉里。聞上取太平，率眾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事，至於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為吾。」

茂才亦慷
慨非上不
能用

只是以收拾人才為先着

開基之主
用人固不
乏如上禮
大賢下者
碩千古無
有也

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
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
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
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
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
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
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
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
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
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

貞難

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效爾上壯而
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
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
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上
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
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
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
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
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上曰
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

陶安朱升
許瑗所言
無甚奇秘
上特寵擢
以來言者

胡大海異
人也能知
人

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璜玉
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
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
徐原爲訓導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金華曰方
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
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
收覽豪傑難以成功上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
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
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
大海用其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

好龍而真
龍至

處好館亦
有益

陶安異人
也能知已

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偉許元黃天
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
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
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
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
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
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
召劉基侍帷幄預謀稅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
遣世子受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

天祿見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破友諒不
足喜又得
一傳友德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上知其木，卽命爲將。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叅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上旣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

太祖將畧
諸將皆不
知

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蹶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鬪。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上卽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

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滌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子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壻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瞽女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歿而三子俱精積著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蝟起淮南非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

郭公生一
識真龍之
子貴乃在
此

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帝自皇覺寺仗劍趨濠爲門者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仇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歿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戇而麤日

合則粗者
可細故慮
之

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齊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略子興略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真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篡而縛之置於寨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

叵測宜匿
小人之言
帝處此勇
而暇

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王，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卽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鬩，彭中流矢歿。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

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紬

子興不濟

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於它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標掠，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

更高一着

悟，乃稍信用。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旦萃而攻我，子興爲寢，會滁饒。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帝

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遂取和陽亡
何濠故帥孫德崖饒以其衆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興以
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帝曰若翁來我且
他往於是帝出餞德崖軍中故人於二十里外卽報軍
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
之飲酒矣子興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
信爲質使贖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
甘心德崖以帝故強縱之旣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歿
子興臨終之時兵不能當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
心於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帝別將與元

真 誣
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
主韓林兒天祐還至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副
元帥帝爲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
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纍然北面其長者與天
祐從攻集慶路戰歿次子陷於賊歿少者以失職爲不利
歿或曰皆帝意子興遂絕有一女爲帝貴妃生蜀豫
谷諸王帝旣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彼
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卽位之元年卽追封爲滁陽
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
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於聖代何尤

算勝

弇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

神

以四橐駝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大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侯青衣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眾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門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

將
非常

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皆陷沒王大驚咎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翌之衆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

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非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亦

濬陽王非
帝亦不得
善終况廟
食乎

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濬陽奉立為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
王祀濬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濬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遼國
諸臣
緣起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
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
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歿。
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為棺
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
後城破。不屈歿。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盍
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褒歿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
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况嘉其能盡力。而以

續藏書
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真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強而至也。

續藏書卷一終

續藏書卷二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姿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

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
席以求賢與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
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
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會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
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生民爲
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
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埃車塵起展素
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
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祕不傳甲辰上卽吳王位賜
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卽帝位公陳治道以復

公不仕固
高然聽公
不仕更高

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
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常奉命至浙江還
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
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
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
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
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
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
其成立圖補報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上之寵禮

辭官又辭
其三子之
官與紛紛
乞廩者何
如

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 上所賜
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
中復嘗隨公侍 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
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
曰 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敷學博
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 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
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 上坐武英殿西廡
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 上大
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敷爲春官杜黈趙民望吳

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令兼攝杜敷壺關人勤苦力學精
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
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
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
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
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
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
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
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

安知客星
夜臥不言
國事

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此言未知
伯温

公名基，字伯温，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

公在會稽
多著作以
此

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為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為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

不竟公用
豈非天祐
聖明

中而用事者右万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
判公既左轉又矢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
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
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上使孫炎以
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
窺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
矣既見上陳時務一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
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決
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

十八策
上書故事
若張目不
言其冒中
遠矣

公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
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
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
及奔何也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
酬公公辭不受時上雖以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
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
者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
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
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
攻其城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

靜誠先生
以德望鎮
靜軍謀其
大都出誠
意

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
輕動日中曷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
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
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
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
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
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
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卽
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
叛將公治葬畢因騰書宣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

方氏素
禪公

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
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
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
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
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

公每策先
取陳氏

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公
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
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
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
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

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筭美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上且有加僂，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諗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公竄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

陰德

陰德

帝待賢者
不薄誠意
受之不愧

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鴛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福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轅破犁犢。」

惟自知故
知人

帝之起兵
以為懲貪
故御史中
丞首斬貪
吏

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守，請于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

鄉邦決難
做事尤難
開口○公
不早言胡
惟庸之姦
亦是短處

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為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

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
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
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代廣洋爲右丞相覘
上之念公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
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上使問之
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
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
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
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

好

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
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
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
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
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
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
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
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
子薦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
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
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
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
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為帝師
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與之謀不負所學占事
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
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
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嘉
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
世其封爵如徐達文成不死矣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覽

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
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
基亡之後孫廌實嗣之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
言世祿薦嗣爵未幾旋即隕世禡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
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
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
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
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
可公入祀太廟庶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
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何預子
房事

更饒舌

李禿翁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顧寔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况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旣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死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鴈

中山誠意
有此令子
可以報矣

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閣門使璉與薦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于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勲業造那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本朝諸公
文章二字
反覆三百
餘年不敢
輕許誰爲
作手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烏足以繫先生與。

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

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蠶多爲說，於是製新

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
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
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
緣缸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
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煨煉之薪盡火消
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
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
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
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殺修同享
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

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
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問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
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
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
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閉
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
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彼
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
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
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

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

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

續藏書 卷二 十四
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胃上磨著金醃子內喫一醃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搖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醃底有丹沙沉墮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其與同往見天眼尊者里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有人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

曰卽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始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

郁離劉子
龍門宋子
青岩王子
三公非立
言之士文
亦平平大
都逃于著
言耳其情
神不在也

初見數語
俱類儒生
誠意一
出便慷慨
文憲立談
即雅雅各
極其致

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 上論黃石公三畧
又明年乞歸省 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 上覽書喜召語 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
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
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
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
安心神恬康即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
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
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五年陞太
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

蘇明允辨
一人之姦
上辨千古
之姦

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于
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
畢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
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
代奸臣事為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
五卷為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
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

嘗大書温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
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
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
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良馬賜公又
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
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召公問對
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
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
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

詩生有此
俗用便不
屬酸

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
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
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

最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
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廷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嘆曰純
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旣行數
日上問公子璫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璫
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勅請

透語得士
之難何殊
得天下

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夷裔貢齋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

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濂二子：長贊，璿子三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璿為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愷、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建文召入翰林為侍書。

李贄曰：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宜疏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天朝待皇上允許，勅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既奉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即為私交。願聖上頒降撰

安知公不
奏聞當時
君臣魚水
如此大事
豈有瞞隱

靜誠先生
豈可多得
公何議之
辭也

文而令來使齋還所餽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
懷畏 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觀 上之
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
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
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 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
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
殷也孫慎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
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慎能累公也使卽歸而卽杜門
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
蓋公徒知温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

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
爲法程七十餘歲歿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
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
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
中書省掾商略幾務 上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章稱
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 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
卿不知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

又一著書
先生

死節正是
才思雄處

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祿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
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 賜黃金帶丁未
召議卽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
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
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
宋僖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啟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篋
傅恕王錡傅著謝懋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
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 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
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 召還五
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
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
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
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 明命龍驤鷁艦
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遣
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
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已出公
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

殺公者非
梁王意也
然萬里遣
使孤子可
虞謀國諸
臣無乃于
慮一失

本朝死節
之始

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
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
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
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
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
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
忠文公歿之明年宜與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
賦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
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坐
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

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
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典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
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上釋二十人與
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
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
改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
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黻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
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
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都金陵上
意已決但
謀畧不如
基三語真
醇儒之言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
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語時事公
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
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
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
定大計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
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為都事丙
申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
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

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
輸軍典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
分城拒守選卒為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
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眾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
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
者公曰民為賊脅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
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
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為議律官洪武元年上嘗賜公
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
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

官居言職
不顧言
亦宜顧職
字

一議禮也
必諸臣分
職因初用
人詳慎如
此

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為盡職可乎立黜
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
公出江西為參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
為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暮府裨益良多繼入
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
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
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禘禘禮
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
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面折挫又
乘間脫

劉誠意亦
至此但不
如公恁地
簡快

公名濫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
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
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給守
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
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
業問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
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
公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
刑按察司公為僉事處州總制胡琛出師溫州還公守處
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

控制中原。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疇坐法辭連，公憂懼。上曰：予素知濫守法，毋恐。胡琛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徇，温州平，請朝。京師上

父子乎
國初為

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

其言處
下雷震

續藏書
犯。豈直恃搏擊為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
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怪，即禮官
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
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
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
信不可。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
者宜籍為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
謂儒者迂？先生強為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
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
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

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
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
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
歿。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
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
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為鹽山知縣，中更繹騷，懷
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
部廓蒙，學者歸嚮。嘗侍上為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

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
龔敷執經祭酒吳顥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為文
立碑太學是冬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為文淵
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上聞之為文警訥
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主
為政神怒之也明年顥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
學太學徒日眾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簡用公特與勅
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鏗礮
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
制詞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

以國公
領監事

吏部公焉
敢私黜陟
哉真可敬
可法

嘉納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
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
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
喜吏部尚書余煥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煥已念
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
上為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
又遣行人祭于家為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為
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
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
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

至言至言
遜國諸臣
大補循規
昭矩人也

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
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
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
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
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
上手勅召為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
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為國子祭酒、起公司業、
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為

知此司業
可配宋祭
酒

儒受用

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為北平按察副使、
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
起坐待旦、招採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
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禿翁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
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
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
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蒙城

私謚私號
並非古也

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
 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
 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
 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
 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
 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
 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
 匱簿錄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 上從之出為
 湖廣叅政致仕八年 召為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
 仕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

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為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
 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
 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
 潼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
 元年徵為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 上授國
 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為起居注 上命有司訪求古
 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辨雖艱深
意實淺近
嘉靖以來
古文犯此
隆嘉以來
時文犯此
症大哉王
言照及百
世

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
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
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
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諭公
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
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
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諭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
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
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
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明

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為翰林學士
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
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
以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為總裁官
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
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
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為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
宋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
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為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
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

續藏書 卷二
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
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
勒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
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
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爲中書舍
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
坐監黨歿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公此言爲
國家非淺
私憤

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
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
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
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
切上得奏卽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
二年進講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製十題命賦公
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
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
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
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

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討。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爲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脩尋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爲叙，時撰千家姓，公爲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

孔廟議禮之如

爲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爲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

一日相三
老儒仍聽
致仕

儒達治體可備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為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為美談。何為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鄠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受易吳澂所著《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爰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

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叅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

試讀一過
二臣地下
亦宜痛哭

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
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
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
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誑誤
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
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儒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
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
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
十九卹賻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
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
夫安然薦公有治才 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真公勤敏
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 上喜
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
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
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
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
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上從之
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

精于治事
故得力

能裁定得公一算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公得
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
上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
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
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 大明日曆
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 召
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
奎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畝滄從 上渡

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
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
喜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九材武文質攻
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
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瑄薦徵
至老矣而應對詳慎 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
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旣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懿
文太子卒 上意在 文皇嘗問公對曰 皇孫年富世

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卽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
上頷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
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皇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
爲存心錄旣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
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
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婚趙勉
爲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
謾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

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穎淮之南北俱大震善
長欲從雄未果會高帝爲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
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知爲
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
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關
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
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
頓首遷爲叅謀自是益專精爲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
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欵誠使得自安
而中有以事力相羯羶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興

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歿。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自保。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乃大悅，曰：孰謂而厯厯握筭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旣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

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廼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叅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旣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善長見事
遲

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為更誘之上曰友
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
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為大都
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
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為吳王超拜善長右
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偽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
歿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
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
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

此大計也
何謂開利
孔

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為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

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

士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

亡筭 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

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

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

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

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

表乃許以即位儀上 上御新宮告于 上帝皇祇稱帝

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太廟，尋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爲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

善長得兩
人大力

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左丞楊憲而行之。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剗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

露出媚族
本色

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專
平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
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
任者張景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
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勅上始微厭之
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
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
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
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
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

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

子伸佐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

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

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

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

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

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

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

善長一富
貴人耳

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惟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享、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兵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

何據

俾以精兵寓貢船，挾詐害。上而掠武庫兵入海。上乃

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歿，府費聚已前歿，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享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歿，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

善長不讀
漢書何傳
耶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接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為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

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歿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為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歿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歿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

宇宙間不可無此議論而國家待子亦不薄李但知進得存而不知退亡喪不學之故也

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異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歎言之無益。所願。陛

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鄴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鄴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鄴侯獨

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勲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後者曾有若是否也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所尚者馬

也說
得是

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卽置極典雖馬后亦不勸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知一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茅當四十一歲時救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死牖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忠侯未嘗

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偃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於劉誠意之下。則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贍也。推其半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減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佳，然以陳于我，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葉伯巨附

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

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紛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

因求治太急一語差
了連那二句亦不得
力三字邊
衍萬言尤
無謂

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聞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父之庾，歿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

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歿，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歿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

士利感慨
言事聖明
待以不死
彼絨口者
何碌碌也
怕死即怕
無官做耶

出乃言言吾歾不恨其兄免歾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
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
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
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
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
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
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
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
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
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
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
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
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
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
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
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
耳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
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
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

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大、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